

情思缕缕

曾庆瑞 赵遐秋编选
周靖波 邹韶军点评

中国现代名家散文分类品汇·友情卷



你问过：
生命的树能有多久？
像我们这样结实的朋友，

你是果子，

我却是果子酒，

友情像酒，最醇的时间最陈旧。

你问过：

生命的树能有多久？

像我们这样结实的朋友，

你是果子，

我却是果子酒，

友情像酒，

最醇的时间最陈旧。



中国现代名家散文分类品汇·友情卷

情思缕缕

曾庆瑞 赵遐秋编选

周靖波 邹韶军点评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责任编辑:周 平

封面设计:孙凤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情思缕缕/曾庆瑞,赵遐秋编选;周靖波,邹韶军点评.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7

(中国现代名家散文分类品汇;友情卷)

ISBN 7-5006-1632-5

I. 情… II. ①曾… ②赵… ③周… ④邹… III. 散文
—中国—现代—选集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03019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河北省永清县第一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87×970 1/32 10.5 印张 2 插页 160 千字

1994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94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定价:8.30 元

卷首絮语

人在生命的旅途中，会遇到引路者，会结识朋友，会认识同道者；会与终极目标一致者结伴而行，会与目标不一致的人友好分手，而对那些志趣相左、有过怨恨的人也不妨相逢一笑。……把与上述人的交往从记忆的矿藏中挖掘出来，再濯于感情的溪流，形诸文字，便成了足以打动他人的缕缕情思。

这本散文选的集纳范围，从本世纪20年代中后期直到40年代末。这是进步的洪流荡涤旧世界的污泥浊水的时代，这是中国人民摆脱帝国主义压迫、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时代，这是中华民族这只古老的凤凰从烈火中更生的时代。处在这样一个大时代中的人生旅途，更是充满着艰险、曲折，同时也处处可见光明、希望、辉煌。身处这种人生旅途，所体验的人生的丰富性当百倍于和平的人生旅途；所遇见和结交的人物，也以百倍于和平年代的丰富性展示着人类的各种本质。艺术性散文，说到底，是人生态度的一种宣言。那么，这本取材于风云际会的年代的散文选，将包含着更厚重的人生内容，怕是说得通的吧？

本书的篇什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是记录战斗的人生的，如《最后一天》、《一点不能忘却的记忆》、《记瞿秋白》、《我所认识的沫若先生》、《悼一多》、《哭杨潮》、《忆冼星海先生》……等等，它们所记述的人物都堪称为民族的英雄、时代的英雄，他们以自己的生命演奏出我们民族现代史上辉煌的乐章。第二类是记录文化名人和文学艺术家的，如《我认识的亚子先生》、《怀李叔同先生》、《追怀济之》、《忆韦素园君》、《哀鲁彦》、《悼志摩》、《忆章用》……等等，它们所描绘的人物虽然没有直接加入到时代的主流中，但他们的杰出才华和正直的人格同样显示了我们民族的精神，他们中的不少人还是我们民族在“美”与“善”方面的代言者。第三类如《致死者》、《私塾师》、《老哥哥》等等，写的是“小人物”及其遭遇，这些人物的共同之处在于，尽管命运对他们来说是惨淡的，但他们没有放弃追求和奋斗，在他们身上，读者当能体验到面对命运的不公时所应采取的态度。

说到本集中各篇散文的作者，除了均属“名流”之外，另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在写师长和好友的同时发抒自己的性灵，在为他人造像的同时将自己的灵魂也剖示在读者面前。这或许可使本书的读者获得双重的益处，既认识了别人笔下的他人的人生，也认识了叙述别人时笔下流露的自我的人生。

读书是交友，是文明人类的人生旅途中的重要活动，作为《情思缕缕》的点评者，我希望读者能通过此书结识更多的朋友，掌握更加适用的评判人生的价值尺度，并逐渐找到指点人生的良师。

目 录

许广平	最后一天.....	1
巴 金	一点不能忘却的记忆	10
谢冰莹	我认识的亚子先生	17
丰子恺	怀李叔同先生	24
周作人	玄同纪念	35
叶圣陶	答丐翁	42
王统照	追怀济之	46
孔另境	记瞿秋白	59
鲁 迅	忆韦素园君	69
芦 焚	哀鲁彦	78
冶 秋	我所认识的沫若先生	86
钟敬文	忆达夫先生	94
郁达夫	打听诗人的消息.....	106
胡适之	追悼志摩.....	112
林徽因	悼志摩.....	123
郭沫若	悼一多.....	135
田 汉	岩下纵谈——再记保罗之死.....	140
朱 湘	梦苇的死.....	150
方令孺	悼玮德.....	158

郑振铎	纪念几位今年逝去的友人 ——胡也频先生·····	170
林淡秋	忆柔石·····	179
宋之的	怀叶紫·····	190
阿英	致死者——记忆艾霞的死·····	193
夏衍	哭杨潮·····	198
徐志摩	伤双栝老人·····	205
茅盾	忆冼星海先生·····	211
庐隐	雷峰塔下——寄刘碧落·····	218
梁遇春	“失掉了悲哀”的悲哀·····	222
袁昌英	朴朗吟教授·····	230
缪崇群	红菊·····	233
施蛰存	画师洪野·····	241
老舍	宗月大师·····	247
沈从文	一个老战兵·····	254
陆蠡	私塾师·····	261
臧克家	老哥哥·····	272
曹白	向孩子们告别·····	280
李蕤	哀念·····	287
季羨林	忆章用·····	299
碧野	迫害·····	314

许广平

最后的一天

~~~~~

今年的一整个夏天，正是鲁迅先生被病缠绕得透不过气来的时光。许多爱护他的人，都为了这个消息着急。然而病状有些好起来了。在那个时候，他说出一个梦：“他走出去，看见两旁埋伏着两个人，打算给他攻击，他想：你们要当着我生病的时候攻击我吗？不要紧！我身边还有匕首呢，投出去，掷在敌人身上。”

梦后不久，病更减轻了。一切恶的征候都逐渐消灭了。他可以稍稍散步些时，可以有力气拔出身边的匕首投向敌人，——用笔端冲倒一切，——还可以看看电影，生活生活。我们战胜“死神”。在讴歌，在欢愉。生的欣喜布在每一个朋友的心坎中，每一个惠临的爱护他的人的颜面上。

他仍然可以工作，和病前一样。他与我们同在一起奋斗，向一切恶势力。

直至十七日的上午，他还续写《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以前有《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

似尚未发表。)一文的中段。(他没有料到这是最后的工作,他原稿压在桌子上,预备稍缓再执笔。)午后,他愿意出去散步,我因有些事在楼下,见他穿好了袍子下扶梯。那时外面正有些风,但他已决心外出,衣服穿好之后,是很难劝止的。不过我姑且留难他,我说:“衣裳穿够了吗?”他探手摩摩,里面穿了绒线背心。说:“够了。”我又说:“车钱带了没有?”他理也不理就自己走去了。

回来天已不早了,随便谈谈,傍晚时建人先生也来了。精神甚好,谈至十一时,建人先生才走。

到十二时,我急急整理卧具。催促他,警告他,时候不早了。他靠在躺椅上,说:“我再抽一支烟,你先睡吧。”

等他到床上来,看看钟,已经一时了。二时他曾起来小解,人还好好的。再睡下,三时半,见他坐起来,我也坐起来。细察他呼吸有些异常,似气喘初发的样子。后来继以咳呛,咳嗽困难,兼之气喘更加厉害。他告诉我:“两点起来过就觉睡眠不好,做恶梦。”那时正在深夜,请医生是不方便的,而且这回气喘是第三次了,也不觉得比前二次厉害。为了减轻痛苦起见,我把自己购置在家里的“忽苏尔”气喘药拿出来看:说明书上病肺的也可以服,心脏性气喘也可以服。并且说明急病每隔一二时可连服三次,所以三点四十分,我给他服药一包。至五点四十分,服第三次

药，但病态并不见减轻。

从三时半病势急变起，他就不能安寝，连斜靠休息也不可能。终夜屈曲着身子，双手抱腿而坐。那种苦状，我看了难过极了。在精神上虽然我分担他的病苦，但在肉体上，是他独自担受一切的磨难。他的心脏跳动得很快，咚咚的声响，我在旁边也听得十分清澈。那时天正在放亮，我见他拿左手按右手的脉门。跳得太快了，他是晓得的。

他叫我早上七点钟去托内山先生打电话请医生。我等到六点钟就匆匆的盥洗起来，六点半左右就预备去。他坐到写字桌前，要了纸笔，戴起眼镜预备写便条。我见他气喘太苦了，我要求不要写了，由我亲口托请内山先生好了，他不答应。无论什么事他都不肯马虎的。就是在最困苦的关头，他也支撑起来，仍旧执笔，但是写不成字，勉强写起来，每个字改正又改正。写至中途，我又要求不要写了，其余的由我口说好了。他听了很不高兴，放下笔，叹一口气，又拿起笔来续写，许久才凑成了那条子。那最后执笔的可珍贵的遗墨，现时由他的最好的老友留作纪念了。

清晨书店还没有开门，走到内山先生的寓所前，先生已走出来了，匆匆的托了他打电话，我就急急地回家了。

不久内山先生也亲自到来，亲手给他药吃，并且替他按摩背脊很久。他告诉内山先生说苦得很，我们

听了都非常难受。

须藤医生来了，给他注射。那时双足冰冷，医生命给他热水袋暖脚，再包裹起来。两手指甲发紫色大约是血压变态的缘故。我见医生很注意看他的手指，心想这回是很不平常而更严重了。但仍然坐在写字桌前椅子上。

后来换到躺椅上坐。八点多钟日报(十八日)到了。他问我：“报上有什么事体？”我说：“没有什么，只有《译文》的广告。”我知道他要晓得更多些，我又说：“你的翻译《死魂灵》登出来了，在头一篇上。《作家》和《中流》的广告还没有。”

我为什么提起《作家》和《中流》呢？这也是他的脾气。在往常，晚间撕日历时，如果有什么和他有关系的书出版时——但敌人骂他的文章，他倒不急于要看，——他就爱提起：“明天什么书的广告要出来了。”他怀着自己印好了一本好书出版时一样的欢情，熬至第二天早晨，等待报纸到手，就急急地披览。如果报纸到的迟些，或者报纸上没有照预定的登出广告，那么，他就失望。虚拟出种种变故，直至广告出来或刊物到手才放心。

当我告诉他《译文》广告出来了，《死魂灵》也登出了，别的也连带知道，我以为可以使他安心了。然而不！他说：“报纸把我，眼镜拿来。”我把那有广告的一张报给他，他一面喘息一面细看《译文》广告，看了

好久才放下。原来他是在关心别人的文字，虽然在这样的苦恼状况底下，他还记挂着别人。这，我没有了解他，我不配崇拜他。这是他最后一次和文字接触，也是他最后一次和大众接触。那一颗可爱可敬的心呀！让他埋葬在大家的心之深处罢。

在躺椅上仍旧不能靠下来，我拿一张小桌子垫起枕头给他伏着，还是在那里喘息。医生又给他注射，但病状并不轻减，后来躺到床上了。

中午吃了大半杯牛奶，一直在那里喘息不止，见了医生似乎也在诉苦。

六点钟左右看护妇来了，给他注射和吸入酸素，氧气。

六点半钟我送牛奶给他，他说：“不要吃。”过了些时，他又问：“是不是牛奶来了？”我说：“来了。”他说：“给我吃一些。”饮了小半杯就不要了。其实是吃不下去，不过他恐怕太衰弱了支持不住，所以才勉强吃的。到此刻为止，我推测他还是希望好起来。他并不希望轻易放下他的奋斗力的。

晚饭后，内山先生通知我：（内山先生为他的病从早上忙至夜里，一天没有停止。）希望建人先生来。我说：“日里我问过他，要不要见见建人先生，他说不要。所以没有来。”内山先生说：“还是请他来好。”后来建人先生来了。

喘息一直使他苦恼，连说话也不方便。看护和我

在旁照料，给他揩汗。腿以上不时的出汗，腿以下是冰冷的。用两个热水袋温他。每隔两小时注强心针，另外吸入氧气。

十二点那一次注射后，我怕看护熬一夜受不住，我叫她困一下，到两点钟注射时叫醒她。这时由我看护他，给他揩汗。不过汗有些粘冷，不像平常。揩他手，他就紧握我的手，而且好几次如此。陪在旁边，他就说：“时候不早了，你也可以睡了。”我说：“我不瞌睡。”为了使她满意，我就对面的斜靠在床脚上。好几次，他抬起头来看我，我也照样看他。有时我还陪笑的告诉他病似乎轻松些了。但他不说什么又躺下了。也许是这时他有什么预感吗？他没有说。我是没有想到问。后来连揩手汗时，他紧握我的手，我也没有勇气紧握回他了。我怕刺激他难过，我装做不知道。轻轻的放松他的手，给他盖好棉被。后来回想：我不知道，应不应该也紧握他的手，甚至紧紧的拥抱住他。在死神的手里把我的敬爱的人夺回来。如今是迟了！死神奏凯歌了。我那追不回的后悔呀。

从十二时至四时，中间饮过三次茶，起来解一次小手。人似乎有些烦躁，有好多次推开棉被，我们怕他受冷，连忙盖好。他一刻又推开，看护没法子，大约告诉他心脏十分贫弱，不可乱动，他往后就不大推开了。

五时，喘息看来似乎轻减，然而看护妇不等到六

时就又给他注射，心想情形必不大好。同时她叫我托人请医生，那时内山先生的店员终夜在客室守候，（内山先生和他的店员，这回是全体动员，营救鲁迅先生的急病的。）我匆匆嘱托他，建人先生也到楼上，看见他已头稍朝内，呼吸轻微了。连打了几针也不见好转。

他们要我呼唤他，我千呼百唤也不见他应一声。天是那么黑暗，黎明之前的乌黑呀，把他卷走了。黑暗是这么大的力量，连战斗了几十年的他也抵抗不住。医生说：过了这一夜，再过了明天，没有危险了。他就来不及等待到明天，那光明的白昼呀。而黑夜，那可诅咒的黑夜，我现在天天睁着眼睛瞪它，我将诅咒它直至我的末日来临。

十一月五日，记于先生

死后的二星期又四天。

初载 1936 年 11 月 15 日《作家》第 2 卷第 2 号

〔许广平〕 生于 1898 年，1968 年去世。广东番禺人。1923 年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读书时与鲁迅相识，1927 年在上海与鲁迅共同生活，成为鲁迅夫人。著有回忆鲁迅的文章等多篇，结集出版有《欣慰的纪念》、《鲁迅回忆录》等。

一个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的死，一个孤独的精

神界之战士的死，会是怎样的呢？

读过许广平在鲁迅先生逝世后的“二星期又四天”写的这篇《最后一天》，我们找到了答案：这是冷静的死，安详的死，无畏的死；没有对地狱的恐惧，没有对天堂的幻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鲁迅先生仍在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与旧世界对峙着。

在众多追悼鲁迅的文章中，《最后一天》或许是最生动、最详尽、同时也是最客观地记录鲁迅最后时刻的篇什。这固然是由于作者与鲁迅的亲属关系，但主要的恐怕还是由于它在行文中准确地传达了鲁迅对于“死”的大无畏精神。为夫主的初丧而哀哭是容易的，克制着内心的悲痛去完成未竟的事业则更需要人格的力量。《最后一天》正是通过对鲁迅生命中最后二十多个小时的详细记录，继续着鲁迅生前的战斗。

在这篇短短的文章中，我们看到，鲁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挂念着“向一切恶势力”“奋斗”——以笔和文字，仍在一如既往地“关心别人的文字”，“记挂着别人”。鲁迅不怕死，但他并不是生的虚无主义者，他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高质量的，散发着数倍于常人的能量。因而，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也富有启示意义，富有鼓舞后人、激励来者的力量。作者曾是那样地咒诅黑暗：“黑暗是那么大的力量，连战斗了几十年的他也抵抗不住。”但是，这种黑暗不

是终于被人们战胜了吗？只要继承和发扬鲁迅的精神，目前的黑暗以及将来的黑暗都不是不可战胜的。

作者虽然没有放开情感的闸门，一任感情的洪水狂泻奔流，但文章的字里行间分明蓄集着巨大的能量，直接撞击着读者的心扉，正是这种撞击力，将鲁迅视死如归的伟大形象印在了读者的脑海中。

